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二

左編

諸家類

方技

漢翼奉

雜占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
同師二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
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
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寔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
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
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

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廼懷邪。知益爲害。平昌侯
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
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
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
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
明主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
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
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卽以自知侍者之邪。而
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卽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
邪。見者反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

同功必參互觀之然後可知明年地震詔求直言奉
上疏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
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
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
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今年太陰建
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
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
正以精歲末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
連月久陰雖有蠲除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
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

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官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

宋伯姬是矣唯陛下材察明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
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功
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
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
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
願復賜間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
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
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已累年
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未正乃上疏曰臣聞
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

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
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
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
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
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
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今漢初取
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
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土孝武之世暴
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
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比周召之估今東方連年饑

僅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
溷濁日光侵奪縣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
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
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
延長而亾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
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
之禮雖周之隆盛亾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
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國廟有七云東
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

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慙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魏管輅

雜占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當云家雞野鴝。猶尚知時光於人乎。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

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
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
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
焉父爲瑯琊卽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
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黌上有
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瑯琊太守
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黌之僞欲卽見輅父卽遣
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
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旣年少膽未堅剛若
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

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
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
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書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
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
神之情也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邪於是倡
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
辯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蜂起而輅
人人對答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
人曰此年少盛有材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
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

化之數不徒有言也

晉郭璞 雜占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積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擄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

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趣出口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何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還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

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旣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

跡粗而名生、體全者爲儀、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岩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臣去春啟事以圉圉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生亂者多、小人愚瞋、共相煽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

虞按洪範傳君追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伐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霽基黔首顯顯實望惠濶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救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其禱祥必臻矣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往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

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止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於官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止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肄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

爲國作青則當克已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咎安然
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甄變化萬端亦
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
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
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
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
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朞王敦起璞爲記室叅軍是
時潁川陳迹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
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字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
而敦作難時明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焚惑守房璞

皆休歸帝乃遣使齋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
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璞嘗爲人葬帝微服
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藏族主人曰
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
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
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
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
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醢
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
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譴咎璞終髮王敦

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錢
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
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
令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爲是舉事有
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
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
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
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
收璞詣南崗斬之

晉戴洋 雜占

戴洋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歿五日而蘇說死
晉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憐麾將上蓬萊
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
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元
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
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
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
出游刑入中官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
時遙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
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

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租約代。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蜀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自約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擊。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知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

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冰北斷要路賊必敗約
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
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弃婦
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
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
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
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
德伐刑賊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
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
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尅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

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士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偶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於石勒約府地忽赤如丹洋

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
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
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敗返
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
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日暈在角有赤白珥
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
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
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
峻反至二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
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賑貧昔秦

有此變卒致亂。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檠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牛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於石勒約到歷陽祖渙問洋曰君嘗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

溫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繼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自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颶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

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
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
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
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拜以百人備東
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爲郭
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叅軍將隨宣往襄陽
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
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
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
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鈞繞畢向昴昴

畢爲邊兵主胡火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已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願之者昌逆之者凶石季龍若與兵東南北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開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

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
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
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
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
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
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
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咎吳用壬寅來上
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
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
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

曰毛豫州今年受死，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慎。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成，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禍。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卽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于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剗，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千，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魁上有空亡。

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己亥己爲天下亥爲戎，胡石虎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否？」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洞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祟。」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

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

晉顧愷之書

顧愷之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俗傳謂之三絕畫絕痴絕才絕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鯨象在石巖裡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

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然之
愷之建層樓爲書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
炎涼皆過天地明明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金陵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剎注疏其時
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愷之剎注一百萬愷之
素貧時以爲大言僧後寺成一勾疏愷之曰宜置一
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盡維摩一軀工畢將點眸
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可五
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
俄而果百萬錢也

張僧繇

畫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卽飛去人以爲妄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日者見在唐圖立本見僧繇江陵書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褰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畫名

唐吳道元

畫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舊名道子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未冠深造妙處若悟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爲兖州瑕丘尉明皇

聞之召入供奉更今名復以道子爲字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爲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且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而聞有踏籍破迸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且似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爲如口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

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悚而道子解衣礪礪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爲天下壯觀故庖丁解牛輪扁斲輪皆以技進乎道而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劍器則草書入神道子之於畫亦若是而已况能屈驍將如此氣槩而豈常者哉然每一揮筆必須酣飲此與爲文章何異正以氣爲主耳至於西園光最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此不幾於神耶且貴耳賤目者人之常情在當時猶取重若是况於傳遠乎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真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難事畢

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甌雜於桎梏固不可以體與迹論當以情及而理推也

宋李公麟

畫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大抵公麟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蓋深得杜甫作詩體制而移於畫如甫作縛鷄行不在鷄蟲之得失乃在於注目寒江倚山閣之時公麟畫陶潛歸去來兮圖不在於田園松菊乃在於臨清流處甫作茅屋

爲秋風所吹、嘆雖余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離別慘恨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其意、其他種種類此、唯覽者得之。

五代郭忠恕

畫

郭忠恕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歷官迄國朝太宗最喜忠恕名節持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轅晉魏以來字學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頃錢塘有沈姓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方有知音者謂忠恕必也如

韓愈之論文以謂時時應事作下俗文章下筆令人
惡及示人以爲好惜古文之難知也如此今於忠恕
之書亦云忠恕隱於書者後謫官江都踰旬失其所
在後閱數歲與陳博會於華山而不復聞蓋亦仙去
矣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諸家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

左編

諸家

方技

宋穆修

易數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陳搏傳易學性豪
褻少合多避京洛聞人嘗書其句於禁中壁間真宗
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
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在側曰此人
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修與謂有布衣舊謂赴
憂漕修猶未仕相遇漢上謂意欲修先致禮修竟不

一揖而去。謂銜之由是短于上前。後謂貶珠崖徙道州。修有詩云。却訪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能也。登進士第。後爲潁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叅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用工錢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肆其輒取閱。修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宋李之才

易說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直坦率自信無少矯厲師南河穆修修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以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

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去之。隱去再赴益州。司法叅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陽歸。平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

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
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殊所敢品日而安
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必達世務使少用
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
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
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任凡四五
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
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
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
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

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啟之在澤轉殿中丞
後寶曆五年卒於懷州官舍

朱邵伯溫

易數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初慕確
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
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
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
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
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
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

如恕言恕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
旣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
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誹謗
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
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
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旣
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
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
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
頤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

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掾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永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瑗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卽位，以

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
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
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誨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
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
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岳廟久之知陝州靈
寶縣徙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
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
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
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寬劍
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

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三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爲相乞行追錄始贈

是二端編
年不宜入
此

秘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宋朱震

易數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叅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旣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爲禮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

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以下江西之州。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卷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轉給事中。遷翰林學士。是時浚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凡

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其言故事當喪
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
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
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
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
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令祀天地於園
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自易月之制可也在
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叅議卒川御史
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嚮明堂其學以王弼盡
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

詳焉

宋廖應淮

易教

廖應淮字學海建昌南城人也嘗抵掌大呼曰始余謂天非宋天今地非宋地矣語洩似道使聞其醒叩之應淮曰某年某月地髮偏白潮水西流是其祥矣至淳咸八年夏四月八日果然賈似道使徵應淮來叩應淮曰某年焚陷襄降某年長江飛渡某年宋亡似道畏惡甚然以地髮驗不加罪又謂太學熊希聖曰吾嘗端居層樓俯瞰通衢聞風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某年官車晏駕某年似道殛死某年地

后皇子親王卿相南北走、噓吸事耳、公念此奚爲、又謂進士尹應許曰、吾數中甲戌、無殿試、丙子無科舉、奈何、自是朝大夫都邑人、至戒門以絕、而識與不識皆望而却走矣、

魏周宣

占夢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鶩、爲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官當有暴

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夜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對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

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腰
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
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
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
曰此神靈勦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
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
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轆故
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致以爲樵
故復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

唐袁天綱

相術

袁天綱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
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
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
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待
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
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雋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
貴杜位三品難以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
之但晚節皆困見寶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起
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
射天綱復曰赤鳳下矐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

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母憂右輔
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

魏杜夔

聲律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
以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
表令與孟曜爲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
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
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曹操操以夔爲軍謀祭
酒叅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
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

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庸
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
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
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
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
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操操取所鑄
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
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丕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
頗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瑟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

悅後因他事繫憂，僕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邵、陳、頑、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隋萬寶常

整律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妙達鐘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

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滯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本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

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
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
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
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
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
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
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
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
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
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時樂人王令言

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曉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秦扁鵲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

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
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
視病，盡見五藏、微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皆諸大夫疆而公
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晉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
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

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大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帝之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慰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主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

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
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醢鑊石
撝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剝皮
解肌訣脉結筋擗髓腦攢荒瓜幕湔浣腸胃漱滌五
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
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見終日扁鵲仰
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鄰視文越人
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
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
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

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
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
擗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
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
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人幸甚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損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
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竄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暎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蹯
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
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

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生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

朝見曰君有疾在膝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
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
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膝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
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
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
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
六不治駢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
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
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
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
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
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至今天下言脉者出扁鵲也

魏華佗 醫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
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
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
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
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
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
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
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病者飲其麻沸散須臾便
如醉死無所知因輒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瀦洗縫

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籍一月之間卽平復矣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佗死後操頭風未除操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操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強死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四

稗編

諸家類

地理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沕澤出於崑崙之東北脈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沕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曰河止馮夷所居是惟河宗考釋氏

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卽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開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妄也逮世祖皇帝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

此漢家野
史之事亦
經世之文
太史公尚
少解

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
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

何九思河
源志序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二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
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
也尤甚唯是爲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
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爲河所
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
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
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旣疏九澤旣灑諸夏艾安功

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閼、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即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後而分此
人謀人能
上功名都
澤水渠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有此等爲身，爲家之人，可誅也。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

冬

漢任事之
人出

公而無經
久計

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

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莠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沔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

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汙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

天子自臨

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
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
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郡臣從官自將軍已
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
下淇園之竹以爲榱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
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盱盱兮閭殫爲河殫
爲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
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
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

宋史紀事
河亦見
火極情平
乘之許也

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蓄桑浮兮淮泗滿。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
浚流難，蹇長菱兮沈美玉。河北許兮薪不屬，薪不屬
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
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
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
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
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輒引
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
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

言然其著者在宜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閼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且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司馬遷河渠書

余安道海潮圖序其畧曰古之言潮者多矣皆下據唐盧肇著海潮賦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廣州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蓋不知而作者也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

潮平乎南北皆係於月不係於日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今通東南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昔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爲晝朔望已後爲夜潮

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爲夜潮，望已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爲晝潮，上弦已後爲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爲夜潮，上弦已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按余氏所以譏盧氏之失當矣。而所誌東南二海之潮候，亦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也。但其所謂月之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盧氏

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皆與月相應可也。謂係於月則拘矣。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向也。水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爲通論也。臨安志論潮其畧曰：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

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

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日月之

如此則四海之潮生長至港皆同時焉可也

會，謂之合潮。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

月亦臨午焉。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

因之爲小大。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

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

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是篇所論

又不若盧氏、余氏之猶有所主也。右三家論潮之說

獨以月與氣爲說者，有可取而未盡也。蓋謂潮與月

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乎月則不可，謂水隨氣

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溢縮則不可。余氏候東南
二海之潮。則平于東者常先。平于南者常後。每以三
時爲差。旣而博詢海上之行舟者。皆以爲惟近海有
垠潮處。可以測潮之長落耳。巨海之中。茫無畔。欲
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
南來則爲長。南水北來則爲落。是測潮之長。必自北
而南也。坎爲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
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以此。雖然。潮特有形之物
耳。非有氣以運之。水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卽水之氣
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

也則水爲氣所擁而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此也，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已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則北復生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無已，則信以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之月，則終莫知其故。嶺外錄：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之潮，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

史伯辨三
家論潮之誤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畧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塋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雋，益州，皆屬焉。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時

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羸氏歷夏
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騶綠耳之乘
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
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
廼封爲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
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于襄公時幽王爲犬戎
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岐鄠
之地列爲諸侯後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十餘世孝
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
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

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
于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
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釐、公劉處豳、大王徙岐、文
王作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
故爾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郭杜竹林南山檀
栢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
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
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
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疆幹
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

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
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
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
僭上衆庶放效嫁娶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
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
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皆言車馬
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
爲官名將多出焉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
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
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詩逆亡

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僊。僮西近邛。作馬旄牛。民食稻魚。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滌汰柔弱。褊阨。景武簡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資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

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如者、可、師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武都地雜氏羌、及犍爲、牂牁、越雋、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畧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背鵬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潁、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

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錫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至十六世懿公。亾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旣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佼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

夢帝謂已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
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卦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
子熒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
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
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
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
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
之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
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

後卅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亦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赧王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意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

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韓地，卽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皐榮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災？」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號鄆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君若寄帑與

賄周亂而敵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於
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
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芊
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
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
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偏也桓公從
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
歿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涇
食溱洧焉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
淫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

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鳩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高士宦好文法，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

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因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穎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趙地昴畢之分壘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風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

猶有沙丘紂、滌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伉慨起、則推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絃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滄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好氣爲姦、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他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

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于天文別屬燕燕
地尾箕分壁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
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
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
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
菟亦宜屬焉燕稱王七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
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
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
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
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

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冊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滅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常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爲其家奴，以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譬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遵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

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人賢之化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山則湯時有逢公栢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

公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古有分土，以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廼勸以女工之業，通漁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二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使桓公兄襄公淫亂，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

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

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

不可

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

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

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

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

其中具五民云魯地奎婁之分塋也東至東海南有

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僅取慮皆魯分也周

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

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潁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

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廼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祿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塋、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陘民衆、頗有桑麻之業、山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

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
東平、潁、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宋地房心
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潁、
昌、壽、良，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
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
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
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
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
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後五世亦
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

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盜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埜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旣爲狄所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旣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

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楚地翼軫之分埜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寢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

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
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
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
蠃蛤食物常足故蚩蚩媮生而亾積聚飲食還給不
憂凍饑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
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
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吳地斗
分埜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
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旣衰周大王亶父與岐梁之地
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

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呂爲西伯、受命而王、太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閭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于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踐、旣滅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

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朝
皮革鮑木人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
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
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
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
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
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竝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
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
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越與楚接，比數相并兼，
故民俗畧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天，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埜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閭廬戰，敗之，攜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

孫分散君服于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越王、是時秦海南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奏、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畧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稻禾、種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亾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麋、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卒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

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譙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畧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偶蠻夷買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多溺歿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

船行可二日到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

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班固前漢地理志

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于時變矣夫大農之家建

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歛散金錢以逐十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也

論大梁可都

且天氣鍾爲吉壤猶氣鍾爲鉅賢鉅賢之身旣以清明之氣斯散未有傷其一手一足而是氣之行乎其一身者俱斷喪者也今因一岡一壠之變置而謂一

都會舉然豈理也哉今夫人有一畝之宮欲使人居
守猶必慎擇其人之克負荷者斯舉而授之矧金陵
之墟王者之都天造而地設不有聖人其肯輕畀之
乎彼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乘時割裂竊而據之皆
非天授旣不足當王氣之盛又安能乘生氣之聚余
固知天地闕藏其風氣之完厚於數千年之久以待
今天子之興而作都也觀前此之國於斯者殫其智
力弗克混合而今鴻業告成朔南爲一幅員之廣振
古所無則天意豈不昭乎休哉萬年無疆之業固不
待望氣者而知王氣之鬱葱不必陰陽家而知生氣

之克周也

蘇伯衡
論金陵

八編類纂